

形形色色的

骗案



引　　言

骗子何在？骗子就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大千世界里。然而，他们是如何施展诡计、设计骗局的呢？这是众多善良人意想不到的。

本书精选的骗案，从各个方面向读者勾画出形形色色的骗子的丑恶嘴脸和卑劣骗术：其中有用“美人计”的；有用“调包计”的；还有用“金蝉脱壳计”的等等。有的骗钱，有的骗奸，有的骗婚，还有的搞政治欺骗。这些人的骗术并不高明，却常常把一些人骗得晕头转向，心甘情愿地步入骗子的圈套。原因何在？他们中间不乏有缺少警惕的善良人，但从根本上是骗子得济于——政治上的呆痴者；经济上的财迷心窍者；婚姻上的贪色及异想天开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他们傻到了连最简单的事实和逻辑都不顾的地步，直到骗局揭露后，才惊呼上当，后悔不迭。

选入本书的案例，情节曲折、故事生动、耐人寻味，阅后不仅会使善良的人们从中得到警戒和启迪，还能使他们在万花筒般的世界里，提高识别骗子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把它献给读者的目的。

编者

目 录

放“飞鸽”的金钱梦	(1)
行骗在监狱	(5)
“热心人”的圈套	(11)
误入陷阱的姑娘	(16)
“女性三定幸福秘术”的背后	(23)
被神“预表”了的新妇	(25)
“神医”骗女	(35)
一个少女的堕落	(39)
来自东京的诱惑	(49)
山花旅社案中案	(55)
超级诈骗	(60)
诱人的20亿美元	(64)
黄金匣之梦	(74)
如此“银行家”	(82)
一个女应婚者的遭遇	(87)
应征婚启事而来的女人	(108)
气度非凡的冒牌经理	(113)
皮包商人	(119)
“魔术”败露记	(122)
三两黄金收据	(125)

“官迷”骗婚	(130)
受骗的女老板	(136)
万元存款的魔力	(141)
追踪“福音”	(149)
一出招考演员的闹剧	(163)
子虚乌有的全国性“招聘”	(170)
形形色色的合同案	(180)

放“飞鸽”的金钱梦

钱迷心窍

2月的一天下午，三条中年汉子鬼鬼祟祟地窜到陵川县礼义镇碭池村，一头钻进年青的有夫之妇郭金花家，屋里屋外顿时便笼罩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3天之后，郭金花抱着3岁的儿子，兴冲冲地跟随这三个男人登上了南去的客车，傍晚时分便来到河南省焦作，雇了一辆三轮车，急急地朝附近的一个村庄奔去。这三条汉子，一个叫王振国，是离碭池村不远的野川底人，不久前才从劳改队释放出来；第二个叫荆富胜，是平城镇北街人，因参与闹事，不久前被单位除名；另外一个叫赵海龙，是大义井村人，从前也有劣迹。这伙人到河南干什么？一语道破，便是去“弄几个不费力气的钱花花”。也有人把这种事称为“放飞鸽”，“放鹰”什么的，为了能使善良的人们有所警惕，让我们步着郭金花等一伙的脚印，去看看他们是用了怎样简单而又卑劣的伎俩……

出师不利

一伙人由荆富胜作向导，来到博爱县阳庙乡西南尚村

“光棍汉”张某家。郭金花摇身一变，名叫李爱荣了，家住在壳关百尺村，离婚未嫁；王、赵二人成了她的哥哥，剩下荆富胜便成了婚姻介绍人。张某与荆有过一面之交，时下听说“朋友”送来了日盼夜想的媳妇，全家人自然万分高兴，第二天就取出200元，100元做见面礼，100元给媳妇买衣物，换换“土味”。夜里，送上门来的“媳妇”就与张某同床共枕。到第二天，这伙人便想出法子要溜。可是张某一定要同去开个证明，从而名正言顺地结为夫妻。跟到焦作，一伙人有的要去新乡，有的要去郑州，阴谋霎时败露，张某悟出不妙，经过一番舌战，要回了大部分钱物。

出师不利，并不灰心，过了几天，介绍人又把他们带到新乡县郎公庙乡荆楼西村的荆某家，声称：妹离婚了，因无力退还400元财礼而未能领到离婚手续，谁先垫上这400元，办好手续就和谁结婚。荆家为说亲早已攒下几千元钱，但萍水相逢，唯恐其中有诈，便取出70元钱对这伙人说：“钱倒是有，你们去开证明吧，先拿70元做路费。”这伙人见钱眼开，还用老办法住了一宿，次日便先后逃到了新乡县。

荆富胜两板斧砍到底，再也无能为力，回去吧，大买卖没做成，连路费也不够。危难之际，赵海龙又一拍胸脯站了出来：“这回看我的，咱们去辉县找老任！”

辉县百泉乡赵庄村的任书成，40多岁了还是光棍，整天不务正业，蹲在街上打哈哈，遇到夜间无处归宿的女子，三吹六哄便唬弄到家。赵海龙找到任书成如此这般一说，可喜坏了任书成：送上门的买卖好做嘛！一丝笑意浮上了嘴角。

当下任书成为这伙人摆酒接风，席间便把自己的神通大吹大擂了一番。郭金花见任还有两下子，自己何不学个“凤

凰要把高枝站”，当晚便与任书成勾搭成奸。随后任将郭介绍给本县某乡的宋××，骗得现款400元。金钱到手，狡诈的任书成见确实有利可图，便想甩掉这三条汉子，独霸这“飞鸽牌”摇钱树，三人无奈，只好住到新乡坐等任送回钱和“鸽子”。

一向老实巴脚的宋××，深知任为人不好，寸步不离到手的媳妇，可他终究还是斗不过老混子任书成，几番花言巧语，宋××去开介绍信的时候，任便带着郭金花来到了新乡。

三条汉子如坐针毡等了几天，终于看到了任书成，喜出望外地追讨好处，可无奈“鸽子”不帮“主人”的忙，三个家伙倒被任书成教训了一通，连路费也凑不足，只好各自扒煤车返回了陵川。

弄假成真

任书成赶走了那三条汉子，带着郭金花星夜奔赴延津县，3月15日来到高寨乡小留固村。村里人一听说有一年轻女子求婚，看热闹的、占便宜的、抱一线希望的围来了一大群人。日头偏西的时候，竟有六个男性村民看中了这只还算水灵的“飞鸽”，相互争将起来。此事惊动了村治保会，正赶那天晚上停电，治保主任怕矛盾激化，亲秉蜡烛，将六个人召集一起，导演了一场挑女婿的闹剧。郭金花挑中了眉清目秀，体格健壮的清牛。清牛接住了绣球，兴高彩烈，东借西凑，搭上多年的积蓄，于3月20日将200元交给任书成，把这只“飞鸽”引回家做了媳妇。

小留固村大人多，加上过去这里曾经发生过闹“飞鸽”

的悲剧，因而清牛为慎重起见，动用亲朋好友，将任书成严加看管，把这个任书成搞得狼狈不堪，真是欲罢不忍，欲跑不能，最后还是撂了“飞鸽”郭金花，只身逃出了小留固村。

郭金花一看便傻了眼：眼看离家已50多天，本来想弄几个钱回去花花，谁知倒真的做了他人媳妇，既不能逃走，又不敢明说，如此便窝囊出一场病来。病好之后，她提出要回家乡开证明，以做个长久夫妻，可这清牛是花了钱的，不肯放她一个人走，最后商定将孩子留下，清牛与金花同去同回。

尽管郭金花一再想隐瞒真情，但一到家乡，天机还是泄露了。

步入监狱

郭金花见事已败露，经过一番谋划，便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5月2日，郭金花来到县公安局，控告王振国等人拐卖良家妇女，致使她的身心如何受到损害，强烈要求公安机关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得十分逼真。县局非常重视，立即立案进行侦察，并收审了王振国、荆富胜、任书成。

郭金花自以为公安局中了她的计谋，转过身便又哄骗同村的另一名有夫之妇，伙同赵海龙等人，二下河南，到滑县地区又去当“飞鸽”了。

法网恢恢，陵川县公安局不久便查清事实真相，将郭金花缉拿归案。不久，县法院依法审判了任书成、荆富胜、王振国、赵海龙、郭金花等一伙罪犯，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张水龙）

行骗在监狱

夜幕降临了。

省城近郊的某小镇上，亮起了稀稀落落的灯光。在劳改农场胡场长宽敞的客厅里，显得超乎寻常的热闹。胡场长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正围坐在摆满丰盛菜肴的方桌旁，热情地招待着一个四十多岁、面目颇为清瘦的“客人”。只见这个“客人”口若悬河地说笑着，引得屋里的人一阵阵发狂的捧腹大笑。

这个“客人”是谁？他是在劳改农场服现刑的犯人——杨某。一个正在劳改服刑的犯人，为什么竟高坐在场长家里，受到如此器重和厚待？

一个服刑的“神医”

场长年纪50上下，膝下有两女。长女，25岁，在省城某中等专科学校任管理员，已婚一年；次女，22岁，在市郊银行做会计。胡的妻子精明能干，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在这个和睦的小康家庭中，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长女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虽经多方医治，均无良效，家中人对此不免常常萦系于心。

前年早春，正当胡场长的长女旧病复发，家里人一筹

莫展时，劳改农场来了一个姓杨的犯人。履历表上写着他原是某市大医院门诊部医生，据说医术颇为高明。胡场长得喜出望外，亲自前去向杨犯探问。杨犯面对前来求医的胡场长受宠若惊。

他看出胡场长如坐针毡似的有求于他，便假惺惺地询问起其长女的病情来了。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完全操纵在场长手里，因此绞尽脑汁，施出浑身解数。

他们从此接触频繁。胡场长利用自己特殊身份，经常明提暗带，让杨犯到自己家给长女治病调药。杨犯是个色狼，昔日就是披着医生外衣，犯了污辱女病人的流氓罪，如今看到胡场长的长女长得美丽，便淫心涌起，在没人注意时就悄悄地向她挑逗。

杨犯在和胡家周旋中，胆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曾有几次，胡场长下班回家，碰见杨犯在吃饭，顿时皱紧眉头。可胡妻每次将胡拉到内房说：“这有啥？人家什么病都会治，有本领。只要给我女儿治好病，吃点喝点算啥？”

从此，杨犯出没于胡家便无需掩饰，行为也更放肆了。

假医真骗一出戏

几次“出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杨犯十分欣喜，于是，一个邪恶的计划便在他心中形成。一次，杨犯装模作样地给胡家长女看了病，照例开些补养的药品。当胡妻问其长女能否生育时，杨犯深知机遇来了，假作叹气说：“绝对不能生育，倘若生育，顶多再活半年；也不能同居，倘若同居，顶多再活两年。”胡妻大惊，忙问：“那怎么

办？”“唉……”杨犯装腔作势地说：“目前最好离婚，待病好了再结婚。”胡家长女听了十分痛苦，但经不起杨犯的劝诱和父母的安慰，在惘然若失的心绪下，同婚后感情还好的丈夫离了婚。

胡家长女离婚后，杨犯为了讨其欢心，始终装得彬彬有礼、道貌岸然，使人感到杨犯是个好人，入狱完全是蒙冤的。

杨犯看到胡家长女孤独、苦闷，认为乘虚而入的“火候”到了，他搜索枯肠地把一封封肉麻的求婚信塞到她的手里。信里除了山盟海誓外，还描绘了未来生活的美景：“等我出狱，我们结婚。我的姑妈在美国，请姑妈帮助，我们开个医院门诊部。我教你学医，你和我一起做医生。”胡家长女在杨犯甜言蜜语欺骗下，信以为真。竟以身相许，多次答应了杨犯的非分要求。

杨犯占有了胡家长女，接着，又为实现他的第二步计划把狼爪伸向了胡家次女。

胡家次女爱慕虚荣，受到“出国热”的影响，梦求周游世界。杨犯早已摸清了她的脾气、性格、爱好。一天，杨犯有意将三封别人的美国来信，夹在胡家次女正在阅读的书里。她由信作媒介与杨犯热络起来了。“我有篇医学论文，寄到美国了。它是摘取医学领域皇冠上明珠的一篇论文。我姑妈来说，美国有个荣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医学博士，对这篇论文很欣赏。只要论文一发表，政府就会请我出狱。我姑妈没儿子。那时候，姑妈肯定要我定居在美国。在中国当个医生不值钱，在美国当个医生象捧到了金饭碗。”胡家次女听了，脸上露出了羡慕的表情。这立即被杨犯放出的试探气球测到了。他凑近她亲昵地说：“唉，我已人到中年，还未

成家立业，给姑妈知道了是个笑话。你生得美丽又好学，与我一起出国，我的姑妈也一定会欢迎你的。”她陶醉了，仿佛自己成了华侨贵妇人，感情完全被杨犯这只恶狼俘虏了。

骗！骗！骗

胡家两个女儿神气洋溢，胡场长认为这是杨犯出力的结果。为了答谢杨犯，胡场长撒出了一张关系网，希图帮助杨犯提前出狱。胡场长亲自书写“杨某抢救孩子的报告”、“杨某医好不治之症的病人报告”、“一个在医学研究上有卓越成就的医犯”等等材料，一份接一份地送到劳改局和省、市政法委员会，建议领导机关给予释放。

尽管杨犯没有被释放，但胡场长运用职权，使他很快被批准“保外就医”。临行前，胡把杨请到家中，用长者的口吻对杨“语重心长”地说：“你出去后，户口不要登记在你们县里的派出所。如在当地，公安机关会动不动叫你请示汇报，那你就够麻烦了。”胡妻在一旁也叮咛说：“你出狱，不能忘掉我们老大。”他们哪里会知道，此时的杨某早已把“狼爪”伸向其次女身上了。

杨某带着胡家给的钱和衣物，没有到省城某中等专科学校去找胡家长女，而是到市郊银行去找胡家次女，并当夜就同居在银行宿舍里。翌晨，胡家次女擅自请假，同杨犯私奔他乡。杨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在火车站写了封信给胡家，说：“三姑娘买了火车票硬要跟我到大城市去玩几天。现在火车要开了，我来不及向你们汇报，甚歉！”

这封信，在胡家象一颗定时炸弹爆炸了。胡妻如梦初

醒，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但怕家丑外扬，只好哑巴吃黄连。胡场长却毫不惊动，说杨犯是书香门第出身，是讲义气守信用的，还私自寄了两百元钱给杨犯。这行为又恰好给正在埋怨着的胡妻查出，大闹了一场。正在陷入忧郁深处的胡家长女，立刻明白了家内发生事情的底细。

夜深人静，胡家长女在自己房内床上辗转反侧，时而可听到她断断续续的抽泣和叹息声。临晨前，从她家里突然传出凄厉的嚎叫声，随着象从高处抛下重物似的，地板上发出一声闷响。胡场长和妻子赶忙开灯，一颤一颤地摸到内房，只见长女裹着棉被，直挺挺地横在床边地板上，面色恐怖，心脏已停止跳动。原来，她吞吃了过量的药物自杀了。

胡家长女死后，胡妻失魂落魄似的四出寻找次女，然而一天天过去了，还是杳无音讯。这时，胡家次女正伴随杨犯流窜了大半个中国，把自己仅有的千余元积蓄花光了。杨犯知道自己的骗术早晚要拆穿，加上目前已山穷水尽，只有铤而走险了。他眨眨眼狡黠地对胡家次女说：“美国姑妈的钱还未汇来，我们暂且去浙江表兄家小住一段时间，等机会再出国……”胡家次女无奈，只得迎着深秋料峭的寒风，跟着杨犯下乡。

他们当晚受到山区农舍“表兄”的热情接待。可是第二天一早，杨犯无影无踪了。胡家次女听说杨犯已将她卖给“表兄”为妻时，仿佛晴天一个霹雳，嚎啕大哭起来。

后记

这场巨骗已结束了。公安机关一得到杨犯继续行骗犯罪的消息，立即将他逮捕，并给予严惩。胡场长撤职后，身败

名裂。胡妻接到次女从九死一生中发来的电报后，悲痛欲绝地乘上火车，向浙江山区飞驰而去……

人们从胡家的遭遇、胡场长的沉沦里不是可以悟出一点人生哲理吗！

(马龄国)

“热心人”的套圈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轰隆隆的雷声将睡梦中的少女曾某惊醒，直到此时，这个19岁的姑娘才意识到自己远离父母，跟着她的“吕叔叔”住进市郊这家小旅社有多么可怕。突然，一道闪电划破黑洞洞的窗户，少女蓦地发现“叔叔”床上空着，而自己的床上却分明趴着一个黑影。是他！少女差点惊叫出声，然而她不敢叫，只能蜷缩着躲在床角。震耳的雷声和滂沱大雨把一切噪音都淹没了……

这个“叔叔”姓吕名一行，今年46岁，系某学院外事干部。吕某1952年参加工作，当过人事干部、团委干事，以后又在物资、外事部门工作。他表面上道貌岸然，肚子里却净是男盗女娼。从1973年以来，他采用卑劣手段，猥亵、奸淫妇女15人之多。他被揭露以后，人们不禁大吃一惊：这个平时勤于工作，乐于助人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的“吕老师”，竟是一个那么肮脏的人！

投其所好，诱其上钩

某厂女工汪某爱照相，吕知道后便想方设法接近汪。平常路遇，总是主动问好，大献殷勤，问汪需要什么，是否可以为她帮忙？当他得知汪某正为自己在郊区工作无法调回苦恼

后，便随口许诺：“我在外办工作，帮你调回学院大集体没问题！”于是，小汪觉得他为人热情，对他有了好感。

一次，他们又在街头相遇，寒暄后，吕趁机提出：“你不是喜欢照相吗？我借照相机方便。”小汪一听忙应道：

“太谢谢你了，可以后就会经常给你添麻烦了。”果然，这种经常的方便，又进一步拉拢了对方。不久，小汪的爱人生病，吕又主动上门“关心”，买这买那，东奔西忙，小汪感动地说：“吕老师真是个热心肠！”

1981年秋天，吕见时机成熟，便邀汪到新都去游玩。小汪推脱不过，随吕外出。途中，还是在那家小旅馆，吕又轻车熟路地故技重演。

假装好学，包藏祸心

学院女青工王某痛感自己在动乱的年代里被耽误了学习，参加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英语。吕见状便相机赞许：“你真不简单！年轻人就是要这样，我也要向你学习。”从此，吕有意在小王面前咿咿呀呀学语。这样一来，小王果然觉得他勤奋好学，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小王患过肝炎，吕就经常关心她：“学习要抓紧，身体也要注意。”他时常送给小王电影票，一来二往，小王视他如兄长，和他无话不谈。

有一天，小王下班后去听课，吕叫住她说：“你一向身体不好，我要帮你改善一下生活，晚上到我家来吧。”下课后，小王去了吕家，只见吕早已摆好了酒席。一问才知吕的妻子值夜班。小王打算起身离去，无奈吕苦苦相邀，只好与其对饮，心怀鬼胎的吕某左一杯劝，右一杯灌，往小王碗里

又是夹鱼，又是夹肉，将小王灌得头晕目眩。吕趁机凑近小王耳边恭维说：“你是我所遇到的女人中最不简单的一个……”花言巧语使小王昏上加昏。终于小王在毫无反抗力的情况下被这头恶狼糟蹋了。

旅游途中，暗设陷阱

少女邹某喜欢游山玩水，这天她闲得无事，在学院一条林荫道上散步。吕迎面而来，邀小邹同去看电影，小邹立即应允。从这以后，吕见其幼稚可欺，就利用自己担任采购、外事工作之便，邀小邹外出游玩。

春天，吕见时机相宜，就在电话上约小邹同往新都赏花。小邹回答说：“我爸和我妈不允许我单独外出。”吕说：“去的人很多。”小邹为难地说：“家里不准我晚上不回家。”吕教唆道：“你就说和几个女同学一块的。”当天下午4时，小邹按吕的交待步行到了北门车站。这时，只见吕单身一人推着自行车向她走来。小邹忙问：“吕老师，其他人呢？”吕哄骗她道：“先来的都走了，就等你一人。”小邹只好坐上吕的车架上，让吕搭出城，来到郊外的那家旅馆，吕说：“我们吃点东西走好吗？”饭罢，吕又说：“天黑了，今晚只有住在这里，明天再走。”就寝时，吕说，“我没另外定到铺位，今晚我们只有将就住一个房间，各睡各的床。”小邹又惊又怕，胆战心惊地熬到深夜终于睡着了。善良可欺的小邹就这样成了他爪下的第七个“猎物”。